

论诗赋外交中的朝鲜朝前期文人词

汪超

词体初兴之际，隋文帝“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①高丽、百济、新罗皆当时朝鲜半岛古国。唐宋以来，一些与词相关的交流是通过外交达成的。元和末，高丽遣使献乐工。^②宋徽宗在高丽睿宗王侯时，“赐以《大晟燕乐》”^③及诸多礼器。^④不过，朝鲜半岛本土的汉文学创作中，词却远如其诗、赋、散文等其他文体兴盛。学者们曾从语言、环境、传播、创作观念等角度讨论朝鲜半岛词作不兴的原因。^⑤但词在朝鲜半岛并未缺席，即便在诗赋外交的大背景下，词仍据一席之地。

朝鲜朝前期，相当于我国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共计一千二百五十二次。^⑥期间，又曾遣通信使赴日本十九次，^⑦以及赴沈阳使节。如此庞大的使臣群体，留下的词作却相当有限。整体上说，朝鲜朝文人的诗赋外交语境下所作词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明朝使臣作词后的唱和之作。这类作品笔者曾撰文讨论。^⑧然其衍生的朝鲜文人后续唱和或可作为补充与参考对象，纳入讨论范围。二是朝鲜使臣出使时所作词，如鱼世谦、赵澱、李夏镇等的作品。三是朝鲜文人与本国使臣送行、唱和之作，如崔演送朴忠元者。

一、明使作词在朝鲜文人间的余响

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祁顺出使朝鲜，与远接使徐居正多有唱和。在其他文体未能有效击败朝鲜文人以彰显大国文华之后，祁顺赋《满江红》（汉水风光）词。因为朝鲜文人不甚熟悉词律，仅徐居正勉强作成一首唱和。不过，以徐居正在朝鲜文坛的地位，以及祁顺在朝鲜的文学声誉，奇大升（一五二七—一五七二）有一首唱和之作《满江红·次〈满江红〉词名》：

海邦雄观，大欲借、子虚乌有。尽记得、江横清丽，岫苞深秀。文物焕彬看在此，人烟繁庶浑如旧。晒吾侪、狂态不须嫌，谈天口。腰鼓裂，华钟吼。诗满纸，樽盈酒。侑儒仙□□，徘徊良久。幽趣未输箕颖下，高才肯堕韩欧后。想龙湾、掩映送将归，瞻马首。^⑧

该词与祁顺原作几乎亦步亦趋，上片首述国家雄阔，次言江山清丽，再道文物与人物鼎盛，复表己志。换头列想象中宴饮唱和的景象，复缀颂美幽趣高才诸语。最后又以送别至龙湾（按：指义州）眷眷瞻望离人结束。这首作品也是奇大升唯一一首词作，虽首尾足篇，但难免生硬。我们不太清楚该词的创作背景，但有理由相信是明使龚用卿再次以词挑战朝鲜文人而引发的后续效应。

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龚用卿出使朝鲜归国途中，作《重过肃宁，三春将残。客途荏苒，不自觉也。作惜暮春数阕》，共五调六阕。然而朝鲜士人皆无唱和。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华察、薛廷宠出使朝鲜，再次唱和龚用卿词。朝鲜政院启曰：“闻天使多做诗，而皆用龚、吴之韵云。”远接使苏世让苦不堪言，道：

（华察）一行凡事略不顾问，惟以作诗为事，一日所作，无虑二十余首。日行百余里，又不辍宿所宴，臣不得顷刻安坐，或于马上，或于夜间，仅成和答，从事官、书写官，列坐誊书，夜以继日，亦不暇给。^⑩

金安老（一四八一—一五三七）《龙泉谈寂记》云：“我国凡皇朝使臣采风观谣之作，例皆赓和之，虽词赋大述，亦必步韵。”^⑪“数度无法应对明使的填词，令朝鲜在诗赋外交上先失一城。于是，朝鲜君臣征调全国能文之士，举国以应对此诗赋外交危机。奇大升的生活年代恰好与此事有交集，仿效明使在朝鲜作的第一首词或许也并非不可理解的事。”

华察出使朝鲜时，朝鲜国王派遣议政府左赞成苏世让为远接使。他虽然颇有文名，但唱和华察、薛廷宠的词却是其今传全部词作。而同样作品也出现在申光汉的文集《企斋集》中，大约是申光汉代苏世让完成的。而在此前后，曾在龚用卿出使朝鲜时任远接使的郑士龙填有《南乡子·效龚云冈小词》《蝶恋花·惜春，作《蝶恋花》一阕，录奉松冈》《蝶恋花·松冈见和，复叠前韵》。前首《南乡子》是效龚用卿者，后两阕《蝶恋花》词均和薛廷宠韵。“私意以为词调、主题与韵部均相同的偶然是不容易发生的，可知郑氏为接待明使时未能以唱和维持国家体面而耿耿于怀，不但效龚用卿词意，且关注后来使节的词作。”^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苏世让担任远接使时，崔演（一五〇三一—一五四九）有三阕词题明白写着“次远接使苏公三清诗韵香奁”。今传苏世让《阳谷集》中所存词作仅有疑似申光汉代作的十二阕，崔演次

韵的“三清诗”或已散佚。但崔演次韵之作，所用韵部均不出彼十二阕疑似代作的词。且崔氏分别使用了《临江仙》《虞美人》《玉楼春》三个词牌，前两个并未出现在《皇华集》所录明朝使臣使用的八个词调中，却实属常见词调。这三阕词主题分别是“雪”、“月”、“梅”。“词题有‘香奁’而词的内容的确是写闺思：《临江仙》写‘雪’，有‘艳歌一曲唱春阳。高堂生暖热，纤手撑瑶肠’之句；《虞美人》写‘月’，有‘脉脉相思，无寐觉魂清’之句；《玉楼春》写‘月’，有‘相思渺渺江南月……欲寄郎君愁正绝’之句。然‘月’、‘梅’两阕，凑韵之感甚浓。从用韵不出《皇华集》所录且用常见词调看来，或许就是集全朝鲜之力应对华察、薛廷宠时的习作遗存。”

朝鲜立国后一直相当重视诗赋外交，也注重储备相应的外交人才。李成桂设司译院，因“我国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教授生徒，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⑬权近（一三五二—一四〇九）就注意到当时朝鲜儒者“虽号通经，鲜有文章杰出之才，其于诗道，亦多不工，盖两失之矣。倘有中国词臣奉使而来，相与唱和，宁不取笑”。^⑭但是这种重视并没有均匀地挥洒在每一种文体上，词就是其中较被忽视的“边缘文体”。

二、行役途中作词的朝鲜使臣

朝鲜使臣赴明朝多有诗文记述，金九容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为圣节使有《奉使诗》，郑梦周在洪武年间三赴南京，也有《赴南诗》。而朝鲜使臣作词纪行抒情者却仅鱼世谦（一四三〇—一五〇〇）、赵澹（一五六八—一六三一）、李民成（一五七〇—一六二九）三人，其创作词计一二首。其中赵澹、李民成有唱和，且其人时代有别，面临使行任

务、出使路线、其心态皆大有差异。

鱼世谦于天顺三年（一四五九）以从事官身份赴明，当时中国与朝鲜皆承平数十年。他的《巫山一段云·榆关驿二首》其一云：

榆塞狼烟息，关河驿路平。倦投孤馆一含情。白日欲西倾。

槐带年前子，松留雪后贞。相将沽酒暂停行。更起问前程。

该阙起句即说兵事消弭，道路平和，而自己傍晚投宿，借酒暂时洗去旅途劳乏。他的《巫山一段云·榆关驿二首》其二上片也是借酒洗尘的羁旅常情，但下片抒发和平时期的家国之情却是同时期词作较少呈现的面貌。其词云：“有母今违养，为臣只欲贞。五云宫阙近前行。春色满回程。”既说到了不能奉亲的愁思，也点明了为臣子忠于王事的责任。不过，家庭层面的愁思在使行荣耀的叙述下被陡然冲淡，作者由此设想圆满完成任务归国的喜悦。在此情境下，不论是该组词其一的“倦投孤馆”的旅人之愁，还是其二所发“作客何多日”的些许抱怨皆不值一提。鱼世谦这组词自步其韵，在构思上似乎也是将两阙词统一考虑，其章法显得较为特别。两首总共十二韵，倒有一半以上是述羁旅之愁的，但其一起句颂旅途太平，其二结句述完成使命的愉悦之情，也表达了作者当时的心态。

鱼世谦出使是较为常规的千秋行，明朝与朝鲜之间也处于外交关系平稳时期，所以他写的多是羁旅行役之词中的常见内容。但明末辽东边事已起，两国交通受阻于后金。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八月，从朝鲜所请，改从海路至登州入京。¹⁵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四月，绫阳君李倬在“西人党”、“南人党”及其祖母仁穆大妃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光海君被废除朝鲜王位，流放江华岛，史称“仁祖反正”。李倬，即朝鲜仁祖，是光海君的侄子。随后，李倬“遣韩平君李庆全、同知中枢府事尹暄、书状官李民成，如京师奏请册封”。¹⁶李庆全一行于当年四月二十七日出发赴明。由于事涉藩国废立之事，明朝派员核查朝鲜内部情

况，故该使团至次年四月二十一日才返国复命。赵澱则在天启三年七月身兼冬至使、圣节使与谢恩使三行使命，继续由海路前往北京出使。赵澱与奏请使李庆全一行同在玉河馆，不但互有唱和，亦互有争功。¹⁷但在赵澱《朝天日乘》¹⁸，彦文本所记，赵氏与李庆全、尹暄、李民成等人，打话酬唱，互相扶持，与汉文本互有异同。¹⁸从今存赵澱词作来看，赵澱与李庆全使团的确是有酬唱的。赵澱《沁园春》组词词题云：“家在梦中何日到，七字分韵什《沁园春》曲，录似东关，以求斤正。”既云分韵，则必有酬唱者。李庆全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有《沁园春·次赵花川韵》，¹⁹“花川”乃赵澱别号。此外，赵澱一行归国，又有《山花子·新安馆，作《浣溪沙》，奉呈奏使》二首，此则显然是归朝鲜后，为李庆全所作。或许赵澱、李庆全两个使团成员所作词作不止这一首，但今仅见此八阙《沁园春》与二阙《山花子》。

赵澱、李庆全两个朝鲜使团客居京师玉河馆，等候明朝朝廷回复，期间所历时间不短。又由于明朝朝廷对各国使团出入有较为严格的管制，所以其等待是漫长而无聊的。客居的使臣们以诗词唱和消磨时光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赵澱分韵得“家在梦中何日到”七字，由其唱和所用韵句亦可得知诸人客中思归切切的心情。赵澱所作《沁园春》组词的内容颇为驳杂，填词用句亦有自身特色。从内容上说，赵澱表达了朝鲜方面的事大国策，如“尊周功业冠当时，楚罪稟然第苞贡”（其三）；“笑二百年馀，至诚事大，夷险宁论，我来自东”（其四）。他还哀叹时事，忧心辽东局势，如“胡雏负恩，尘暗塞垣，路阻三义。叹父母之邦，边乱多耸，义同休戚，之死靡他”（其一）；“王事靡盬不遑居，古来还役当为劳”（其七）。¹⁹写客中闲愁，如“琐琐恨，长喙凭心，故园入梦”（其三）；“为客久，见三千长发，一夜幡幡”（其五）。述帝国威仪，如“一阳初回，万国来同”；“燕山雪霜，帝里风光”（其七）。写偶然艳情，如“对柳市桃园，纹窗绣户，云鬓星眸，月姬仙

娥“（其五）；”洞房深，叹薄命红颜，天生丽质“（其六）。如此等内容，尽数杂糅在诸篇中，有些甚至是一篇之内陡转多个意思。有趣的是，作者在《沁园春》其四中，还专门书写了一个进士科举及第的场景，细节刻画，如在目前。他首先讲年岁轮转，朝鲜事大，接着写道：“三清宝殿，五凤楼门，圣恩新许着袍红。鸣鞭止，喜玉辂朝出，广乐琤琮。聒声寥亮自九霄，渐香馥郁因天风。见纠仪御史，高拱殿上，司礼郎官，科起厅中。礼罢朝回，环佩逶迤，太平文物祝圣躬。”以上诸韵纯粹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将新科进士唱名朝覲的仪式细节一一述出。最后以“谁知道，□羁旅远臣，叨参遭逢”结束全篇。不过，更有趣的是，赵澱入朝是在天启三年，该年并无进士科考，而头一年的天启二年则是壬戌科文震孟榜殿试。作者很可能是听闻殿试唱名的仪式，而想象身逢其盛。由此，也不难看出国家抡才大典在东国使臣眼中的重要地位。赵澱此番叙述，艳羨之情溢于言表。

再从语言上看，赵澱这组《沁园春》却要非本色。其词散句者有之，如“使事已完，归去宜乎，蓬阁风清水无波”（其五），用经部语典者亦多，如“之死靡他”（其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二）；“想今我东归，杨柳依依，昔我西来，雨雪载道”（其七）等等。然而，这些散句经语也是赵澱词作的语言特色。赵澱总共存词九阙，除此七阙外，还有《山花子》两阙，同样可见俗语散句。

李民成《沁园春·次赵花川韵》步赵澱《沁园春》其一韵，但只存一首，不知是只和此一首，还是其他和作散佚。不过，通过李民成的和韵词，我们可以认定赵澱等人分韵唱和《沁园春》是在玉河馆等待明朝朝廷回复期间。其词如下：

摇艇柴门，花浪新涨，锦鳞可叉。山青水碧，一声欸乃歌，往汀州，狎鸥非他。嫩绿蓑衣，直绕紫绶，羊裘何羨钓烟波。问怎么，却被浮名误，驱传乘槎。倚画阁缥缈天涯。咏孤鹜齐飞落

霞。把银烛，大明宫里，早朝罢，柳拂赤墀，旗影横斜。牢锁乌蛮，度日如岁，镜中双鬓着华年。好归去，拜圣主蒙恩，即放还家。

上片以渔隐汀州作为想象，歇拍自谓懊恼出仕，以至于需乘船出使。出使由水路，归隐在烟波，其联想亦颇为妥帖，且有“驱传乘槎”将叙事场景由盟鸥垂钓转向天涯画阁，又想象中玉河馆外长空落霞的景象。此时作者必然尚未得入紫禁城，所以描摹的入朝“大明宫”场景甚为模糊，且“柳拂赤墀”绝非事实。作者转笔之间，又用赵澱《沁园春》其五“乌蛮一区”之语自呈门禁森严，煎熬备至之感。结拍则祷祝早日归国，结束使行任务。

鱼世谦、赵澱、李民成的使行词作鲜明地体现着东亚时局对外交使者心态的影响。在他们的词作中隐约表达着紫禁城作为权威空间的力量。这座巍峨的宫城不但是使者出使的最终目标地，也是左右使者精神世界的“神秘力量”。在鱼世谦、李民成词中，只有入朝“五子宫阙”、“大明宫”而后归家的叙述。赵澱词中，不但有“朝拜君门”的陈述，更有明代皇城紫禁城进士唱名、科举荣耀的场景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者出使途中所作诗词，也是诗赋外交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词作为其中的边缘文体，依旧打上了东亚传统想象的烙印。

三、朝鲜文人为朝鲜使臣所作的词

朝鲜使臣不乏能诗善文之辈，其交游士人同样不乏一时之选。所以，即便词并非朝鲜文人学习的重要文体，但还是有一些赠送使臣的词传世。这些为朝鲜使臣作词的朝鲜文人，从身份上说大部分自己也有履职使节的经历，反倒很少见到没有参与过外交事务的普通两班贵族。

《全高丽朝鲜词》所收朝鲜朝前期词作中，朝鲜文人为朝鲜使者所作的

词有：鱼世谦送朴性之一阙，崔演送宋纯、朴元忠三阙，申钦送台徵一阙，赵澱给奏请使李庆全所作的《山花子》二首，李民成作为李尚古作一首，曹汉英为赵胤之作一首，以上作者六人，受赠人七人，词作共九首。这些词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表达对明朝的尊崇。其表达方式大约有直接抒发、钦羨受赠人两种基本路数，有些作者将两种路数用在同一首词中。鱼世谦《南柯子·送朴性之赴京师，长短句》就是既抒发事大尊明的意思，又对受赠人表示钦羨与祝福。该词上片说：“皇祚三千岁，中原十二州。江河日夜向东流。万古朝宗袞袞，何时休。”词人以江河东流入海朝宗比喻友人入京之行，直接表达了朝宗事大的传统。继而以“此间真作丈夫游。直指蓬莱宫阙、五云浮”表示羨慕受赠人能入朝大国，观礼上邦，以作大丈夫壮游天下。而最后说到五云宫阙，则以仙山神宫比况北京的紫禁城，“五云宫阙”这几个字在其出使途中自己所作的词中也曾见过。崔演《南柯子·赠朴通礼忠元书状之行》说：“却羨君行，先我着鞭。（原注：余以冬至使将赴京，故未句及之）”朴忠元为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宋纯使团的书状官，崔演则将在次年以冬至使身份赴京，故自注云“未句及之”的钦羨之情。

其二，表达对时政的担忧。崔演《巫山一段云·离词一阙，奉贶奏闻使宋守初纯燕京之行》下片就说：“欲要防边患，须烦奏帝庭。终无贾舶点南溟。永世荷皇灵。（原注：时福建人通货日本，恐惹起边衅，奏请禁断，故云）”嘉靖二十六年正月，朝鲜咨文道：“福建人从无泛海至本国者，因往日本市易，为风所漂，前后共获千人以上，皆挟军器货物，致中国火炮亦为倭有，恐起兵端。”嘉靖皇帝令巡按御史察参海道官员，并“仍赐王银币，以旌其忠”。但朝鲜使臣回程时，“所受敕书咨文，装在坐车，到连山驿见偷云”。朝鲜朝以为遗失敕书、中国人来为水贼等皆大事，故遣宋纯一行再赴北京奏闻。崔演在送别宋纯一行

的词作中，也表达了对此事的态度。希望能明朝朝廷能禁断中国商贾下海，防止朝鲜海疆出事。

至明末，辽东局势糜烂，朝鲜难免要与后金作外交。曹汉英（二〇八一—一六七〇）《定风波》词就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该词词序及词道：

重阳日，与友人小饮城西，忆赵胤之，仍用简斋《定风波》韵。时胤之赴沈阳。

胜地良朋本不常。乱来今日始称觞。风景不殊人事异，可怜，黄花尤似旧时黄。忆得崇祯乙亥岁，共向，陂西扶醉作重阳。只为倚楼佳句在，回首，龙沙一咏一凄凉。

该词作于崇祯八年乙亥（一六三五），明朝与后金的对峙局势已然疲沓，此时作者，敏锐地察觉国事不堪，想到出使后金的赵胤之，作者一时无限忧伤。此时，距离“丙子胡乱”尚有两年，执政的依旧是废黜光海君的仁祖大王。然而，战争的阴云仍然笼罩在半岛，作者对时局的感触如此。他恐怕此时尚且不知道两年之后，自己将囚于沈阳，三载后又移拘于义州另行拘禁一载，足足过够四年的楚囚生活。

其三，依依不舍之离情。赠别词书写离别之情正是题中应有之义，朝鲜文人也将此种情绪写入离别词中。我们仍举崔演《南柯子·赠朴通礼忠元书状之行》为例，该词下片前两韵道：“渭舍霏朝雨，荆门起暮烟。临分搔首意茫然。“前一韵分别用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渡荆门送别》的典故，再配以临行的肢体语言与心绪，表达对友人远行的不舍。申钦（一五六六—一六二八）《柳梢青·送台征朝京师》也是一首典型的书写离别之情的词作。台征其人俟考。申钦其云：

庭梧影疏，渚莲香褪，可惜年华。特地消魂，对酒无语，岐路空除。浮生到处是家。休教恨、万里天涯。留作相思，朔鸿关月，蓟树辽河。

作者将离别的背景以梧桐叶落、荷花香残勾勒而出，以“对酒无语”描述送别时有话说不出的场景。换头之后勉励友人以天下为家，莫作客愁。长亭送别之意已足，又用行旅途中之景留作相思之意表达自己对友人远行的不舍之情。该词以景起篇，又叙述离别场景，勉励与留恋皆在词中，是一首中规中矩的离别词。

其四，以艳情写归国之乐。这是赵澣出使归国后留下的一组特殊词作，即《山花子·新安馆，作〈浣溪沙〉，奉呈奏使》二首。这组词既是朝鲜使臣在使行途中所作，又是为朝鲜使臣所作。词作者明确说是奉呈奏使，受赠人应该就是奏闻使李庆全。新安馆在平壤以北，是从中国进入朝鲜后一处驿馆。赵澣在词中描述了新安馆中的风流宴集，有道是“几个青春小年子，擅风流”（其一）；“□安馆里女如云。婉姿清扬特出群”（其二）。大约时间过于漫长且并不愉快的出使任务已经接近尾声，进入本国境内，作者心情更加轻松。赵澣在词中也多用唐宋名家成句，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就是苏轼《吉祥寺赏牡丹》的原句。杜牧《遣怀》有“赢得青楼薄幸名”句，赵澣点化作“赢得青楼名薄幸”。

总体上说来，朝鲜文人赠朝鲜使节的词数量并不多，创作水平参差。但这些词作内容多元，体现着外交语境下的复杂话语，若缺之则不能见使者使行生活的全貌。

四、外交语境下朝鲜文人词体现的问题

朝鲜“词学不兴”，外交语境下朝鲜文人作词的数量并不多，却并未缺席朝鲜朝的东亚诗赋外交。从整体上说，外交语境下政局与文化心态的变化、具体的外交活动、外交经验与想象等均影响到朝鲜朝前期文人的词创作。

首先，政局与文化心态影响着朝鲜文人的创作。从东亚政治局势看，邦谊稳固，社会安定的时期，外交使臣创作的姿态是相对平和的。如鱼世谦词虽然写羁旅之愁，但前提是“榆塞狼烟息，关河驿路平”，想到承担的使命也颇为愉快地说是“五云宫阙近前行。春色满回程”。宋纯等人赴京，是在嘉靖时期面对海疆威胁，但明鲜邦交是稳定的。因此，崔演送宋纯等人的词，虽有依依别情，更有“脂车衔命马驱驱。载骤迅奔霆”的艳羨之情。但是到了赵澣等人的出使，因女真势力的崛起，东北亚纷乱骤起，作者就有“胡雏负恩……叹父母之邦，边乱多耸”的忧虑，又有“念十生九死，舍舟登岸，思量想像，凄凉慷慨”的行役之怨。但是到李民成送人前往日本，就直接用了“掉寸舌，风霜烈烈蛮邦。男儿义气轻生命，要试平生铁石肠”（《满庭芳·为李尚古，赋赠行之日本》）这等慷慨的话语。曹汉英想到在沈阳的友人，也发出“龙沙一咏一凄凉”的感喟。

故而，东亚局势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们对前往明朝的使行态度的变化，而前往不同地方出使，朝鲜前期文人的心理感受是有所差异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特别强调在外交语境下词创作的活动“朝鲜前期”这个时间段。因为诗赋外交中，朝鲜文人的词基本集中在前期，亦即相当于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使臣虽也有如权近、鱼世谦等人有创作词篇的经验，但有较大突破则是在明使作词之后。为应对上国使臣的文化挑战，使得词体进入了诗赋外交的实践中。入清后，虽然也有李夏镇（二六二八—一六八二）、金载瓚（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等人也均有出使中国时所作词，但均属孤立事件。作为一个群体，朝鲜外交使臣们互有词唱和，有词酬赠集中在天顺三年（二四五九）至崇祯八年（二六三五），尤其是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至天启四年（二六二四）之间。其时间几乎与《皇华集》的刊刻是重合的，《皇华集》编刊起自景泰元年（一四五〇）至崇祯六年之间，一八四年间共刊二十四辑。入

清以后，朝鲜朝就不再为使臣与朝鲜君臣的唱和编刊《皇华集》，且也很少见到使节作词。这大约体现出东亚文化秩序的变化，朝鲜内部向以“小中华”自居，对日本、安南尚且不无蔑视，更何况是对后金及清代。清使到朝鲜虽有唱和，引发的关注已经大不如前，就更不必说词的唱和了。所以，东亚政局的变化带来了东亚文化秩序的变化，同时也伴有朝鲜文人心态的变化，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到外交场域词的创作。

其次，具体的外交活动对词的创作也有影响。天顺三年，鱼世谦以《巫山一段云》组词诉羁旅之苦，后来又以《南柯子》词送别友人。但这都纯属个人行为。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祁顺出使朝鲜以后，到嘉靖十八年华察、薛廷宠出使朝鲜，期间或作《满江红》词，或唱和前任明使龚用卿的组词，却让朝鲜君臣记起尚有“词”这种文体。而面对较为陌生的文体，朝鲜文人措手不及。这又使“文章华国”的愿望与诗赋外交现场事实产生冲突，于是举全国之力以应对。这又间接促成了奇大升效《满江红》，崔演献词给苏世让，申光汉为苏世让代笔，郑士龙唱和龚用卿词并和薛廷宠韵等等。我们相信上述事例是明使作词挑战“小中华”朝鲜所带来的连锁反应。而明使诗文历来要收进《皇华集》，《皇华集》的刊印流传又使这些词有了更多的受众。当时或许还有更多的作品未能流传。

从出使的具体目的看，常规的出使如冬至使、千秋使等目的单一，出使的旅程与时间都有定程所以作者作词所呈现的心态相对轻松。使行结束，任务完成，心情也相对轻松。因此我们会看到候任冬至使崔演《南柯子》词中对友人朴忠元先行前往北京表示艳羨。同时，还会看到赵澱在冬至使、圣节使与谢恩使三行任务将要结束时，写风流宴饮之词给李庆全。顺便说一句，赵澱事实上并不特别谙熟词体，他写《山花子》词给李庆全时，误以该调为《浣溪沙》。

但是李民成与赵澱唱和时，他们正滞留在北京玉河馆，遭遇漫长的

等待。羁旅中，携带的盘缠不足；等待时，前途也在未可知中。于是李民成《沁园春·次赵花川韵》表现出旅倦思归之怨。这种情绪事实上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举几个类似的例子。清朝康熙十七年（二六七八），孝昭仁皇后驾崩，朝鲜遣李夏镇为陈慰兼进香使赴北京。但清人习俗导致他需滞留北京，李氏淹滞馆中，无所遣闷，故所作多达六百六十余首。大致以沿路所经排次……又有《西江月》《卜算子》《忆秦娥》《浪淘沙》等词首数²²。李夏镇的词中，有诸多秋景叙述，如《卜算子·辽塞秋怀》《柳梢青·秋怨》，其《忆秦娥》《浪淘沙》两首也是写秋景，皆是想象之作而非书写实景。作者大约也有意避开不必要的麻烦，免得为有心人对号入座。但秋景秋怨的叙述中，作者对滞留他乡，行程不确定的担忧仍然有所表现。这大约就是外交活动的具体事件对作者造成的影响。

其三，外交经验与北京想象同样影响着朝鲜文人词。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交流频繁，积累了不少相应的知识与经验，流传着不少相关的认知与传说。从地理与空间经验而言，朝鲜使臣的《燕行录》，漂流人的经历传说，都让朝鲜文人对中原王朝的道路交通有一定的认识。故而崔演《忆秦娥·赠朴通礼忠元书状之行》几乎是从朝鲜前往大明帝京的几个重要地名组织全篇的。其词云：

承恩露。行舟暮往松京府。松京府。西连箕壤，乱峰平楚。整船初渡龙湾浦。脂车遥向燕山路。燕山路。直径辽海，蓟门烟树。

前往北京的基本线路或许已经是有望承担出使任务的朝鲜文人的基础知识。

该词结句“蓟门烟树”恰巧是朝鲜文人北京想象的绝佳例证，而且体现出诗歌传统对词的渗透。赵瑶瑶注意到“蓟门烟树成为燕京八景之一后，由于朝鲜慕华尊明的原因，很快进入了朝鲜君臣的视野和诗文

中。至迟在明代中期，蓟门烟树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景观概念^④。在朝鲜士人赠别燕行友人的诗歌中，至迟在十六世纪，蓟门烟树也已成为固定意象^⑤。实际上，崔演并用蓟门烟树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崔演在《又别沈金枢孟容赴京》诗中有句道：“山海鹦花香荏苒，蓟门烟树晓微茫^⑥。”且，崔演《忆秦娥》词中的“箕壤”、“龙湾”、“辽海”与“蓟门”都是中朝景观的标志，前者常用来与“蓟门”形成对仗。我们不能排除朝鲜文人想到与中国的诗赋外交时，没有受到过本国诗歌传统的这一影响。在外交语境的词作中，崔演词“蓟门烟树”的运用并非孤例。疑似申光汉代苏世让所作《玉楼春·次韵》也有“逐妇鸣鸣初霁雨。蓟门迢递迷烟树”之句；申钦《柳梢青·送台征朝京师》的结句也是“蓟树辽河”。凡此，皆可谓词的主题受到诗歌影响的明证。

细读朝鲜文人在外交语境下所作的词，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羁旅愁肠，也可以看到他们公忠体国的自我鼓励。时局的转变、外交活动和经验等都可以影响他们的创作。要之，词在中朝两国诗赋外交的舞台上，或许并不是聚光灯照耀的那片区域，但它并未缺席。词，在朝鲜汉文学史上或许或许是边缘文体，但它并不缺少特殊的写作群体，也不乏有意思的作品或是有意味的变化。

注

【作者简介】汪超，江西上饶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词学、宋代文学与文献研究。

- (1)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十五《音乐下》，中华书局一九七三年版，第二册第三七六至三七七页。
-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传》，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第二〇册第六一九八页。
- (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外国三·高丽传》，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第四〇册第一四〇四九页。

- (4) 事又见《高丽史·睿宗世家》。
- (5) 参「韩」车柱环《高丽与中国词学的比较研究》（《词学》第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李宝龙《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高丽词文学创作低迷原因透析”（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等。
- (6) 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以〈燕行录〉〈朝天录〉为中心》，中华书局二〇一〇年版，第八页。
- (7)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五册《朝鲜王朝遣使日本大事记》，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第四一九至四二二页。
- (8) 汪超：《明词的境外创作及其流布——论朝鲜朝〈皇华集〉中词》，《东疆学刊》二〇二〇年第三期。
- (9) 本文词作文本均出自柳己洙《全高丽朝鲜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 (10) 《李朝实录》第二四册《中宗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〇年版，第一〇七页。
- (11) 《李朝实录》第二五册《中宗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〇年版，第一〇七页。
- (12) 「朝」金安老：《龙泉谈寂记》，「朝」洪万宗编，刘畅、赵季校注：《诗话从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第一七一页。
- (13) 汪超：《明词的境外创作及其流布——论朝鲜朝〈皇华集〉中词》，《东疆学刊》二〇二〇年第三期。
- (14) 《李朝实录》第一册《太祖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三至二八四页。
- (15) 《李朝实录》第三册《太宗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八至二〇页。
- (16) 《明实录》之《明熹宗实录》卷二三，“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九六二年版，第六八〇页。
- (17) 《李朝实录》第三四册《仁祖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二年版，第二八页。
- (18) 「朝」赵澂：《朝天录》，载「韩」林中基编：《燕行录全集》，东国大学校出版部二〇〇一年版，第一二册第三八〇页。
- (19) 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題·赵澂〈朝天日乘〉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第三四七页。
- (20) 按《全高丽朝鲜词》第二九二页，作“王事靡监不遑居”，“监”似作“盥”，或涉形而误。
- (2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〇《外国一·朝鲜》，中华书局年

- (22) 一九七四版，第二七册第八二九〇页。
 《李朝实录》第二五册《仁祖实录》，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〇年版，第二八页。
- (23) 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题·李夏镇〈北征录〉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第五五五至五五六页。“首数”，原文如此。疑似“数首”之误。

- (24) 赵瑶瑶：《被塑造的景观：朝鲜朝使臣眼中的“蓟门烟树”》，《东疆学刊》二〇二〇年第一期。
- (25) 「朝」崔演：《良斋集》卷六，《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三三册，民族文化促进会一九八九年版，第一〇五页。
-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